

東傾記

【第一部】

嘯世

琉玄 著

湖北長江出版集團
長江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倾记·啸世/疏玄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354-5474-4

I. ①东… II. ①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3897号

东倾记·啸世

疏玄 著



出品人: 郭敬明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
项目统筹: 阿亮 痕痕
责任编辑: 陈曦
助理编辑: 方钊
特约编辑: 寒夕

装帧设计: ZUI Factor
设计师: 楚婷
封面插图: 蜉蝣
内页设计: 楚婷
媒体运营: 赵萌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电话: 027-87679310

传真: 027-87679300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× 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3.75

版次: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90千字

定价: 24.80元

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那是九件龙器之一灵虬，他早注意到，只是未有机会也没兴趣过问，此时觉得似乎可以有话题缓和气氛便脱口问道：“东秦儿时给你的？”

“嗯，就是……”长莲抬脸迎上琰轩双眼要接话时，却因回忆起东秦那强行的一吻，神色一滞，心虚地别开了眼神，话也说不圆地重复呢喃，“就是……”

她这样别扭的神情让琰轩猛地忆起东秦与她在花海中亲密一幕，顿时无端端恼了，想要挖苦几句，却哑然，他竟不知该说些什么——分明第一次见面时像“你必定要成为我的妃子”这样简单粗白的话，轻而易举就脱口而出——为何时至今日，对她说话却要瞻前顾后了？

长莲眼圈重又红了起来，或许是想到东秦战死前的身影，和与他共处的那些时日，她对他无论是喜是恶都算是生出了感情，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熟悉的人死在眼前，她承受不起。

“为什么啊……东秦也是……武慈也是……”她憋着眼泪，咬着嘴唇自语，“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死啊？”

看她这样伤心，琰轩心中虽撕扯着，却也再说什么都不合适了。他垂首轻叹：“罢了，”随即指着一扇卧房门说，“你……暂且什么也别想了，去好好休息吧。”

直到看着长莲揉着眼睛、步履蹒跚地进了门，他依旧呆坐原地，无知无觉地盯着窗外树影斑驳，心欲静，风不宁。

【四】

天蒙蒙亮时，武寻边掸着身上覆着的薄薄一层白雪边踏进门厅来，他抬眼见到琰轩脸色阴郁地端坐于桌前十分惊诧地问：“少主，怎么，没有休息吗？”

“嗯？”琰轩如梦初醒地愣了下，边疲惫地应道“睡了一会儿”边转眼看向窗外，原来自己不觉间在这儿坐了这么长时间，外边不知何时飘起了细密延绵的小雪。

“下了一阵雨，现在又下起雪来了。”武寻说完，不等琰轩再问，主动交代，“六皇爷他不想回来。”

“怎的？”

“他说他被事情绊住了，其实，”武寻顿了顿后小心翼翼地，说，“城里百姓都知道了——六皇爷迷上了镜花楼内的一位女子——人人都说五皇爷把好色习性染给了六皇爷，此事已经成了坊间笑谈。”说着，他的语气禁不住变得轻蔑起来，却在瞥见琰轩严厉神色时自知失语，忙闭嘴俯首，静候差遣。

“我亲自去找他。”琰轩说着却起身走到一扇卧房门前，那是长莲的房间。



他正犹疑是否该打声招呼再走，却听到里面于床上坐起的窸窣声，接着就是长莲远远隔门问：“琛轩？”

“你还没睡？”

“睡了一下，不是很能睡着。”

“你继续休息，我出去一趟。”琛轩说完想了想，补充道，“很快回来。”

结果门里却传来小跑声，接着门就被大力拉开，长莲那张被眼泪浸得发红的脸就在眼前。

她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跟你去！”

琛轩皱起眉，“为何？”

“我，”长莲咬了咬嘴唇，才低声说，“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……”

琛轩垂头打量她，并未换上寝衣，但衣服上遍布褶皱，看来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很久。

看着她单薄瘦削的肩膀，他眼底闪过一丝不忍，想着也难为她刚刚遭遇变故，终于也不再拒绝，而是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道：“外面下雪了。”

武寻见状赶紧脱下自己的厚重披风搭在琛轩肩上，正要为他系上皮扣时，却不料被他冷冷瞪了一眼，才想起安源警告过“太子不喜与人接触”，慌忙退到一边。

“我们要去哪儿？”

原来长莲并不知道他们正要去镜花楼，琛轩面有难色地替她整好外套，一颗颗扣好金镶玉的纽扣，淡淡地说：“衣服穿严实了，乖乖跟着我就行。”

【五】

等长莲他们的马车从山上的行宫一路来到城中主干道时，天色已大亮，车轮子滚在还没落下多少脚印的白雪地上发出并不明显的轻响。

直到长莲随琛轩从马车里下来，仰起脸看清了眼前墙面刷得鲜红的阁楼上，一面翠绿碧玉镶边的横向大牌匾悬挂正中，上面是以花与蝴蝶为图案变形雕刻的“镜花楼”三个纯金大字，她才算明白过来。

“咦？这，该不会是妓院吧？”长莲反应过来，突然坏笑着以胳膊肘撞了撞琛轩笑他，“嘿，你来消费的啊？到底是男人啊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”

琛轩见她那张接连几天的哭丧脸上竟绽放出笑容来，心中一动，也不为她的嘲讽动怒，倒是松了口气般，口气温和道：“待会儿别胡闹。”

诶？被我吐槽却没有反应？连个白眼都不给？

从未被进来这大门的男客如此嫌弃过，姑娘们脸色泛白地连连后退了几步，哽着嗓子问：“这位爷，来了镜花楼不为找姑娘是干什么来的呀？”

正此时，一位体态丰满、衣裳比姑娘们更为花俏的妇人边尖声喝着“干吗呢？围着干吗呢？散开，散开！”边挤过来，见了琰轩立即眼中一亮，娇滴滴又语速轻快地招呼道：“哟，这位小爷，怎的以前没见过你光顾啊？像你这样俊美不凡的爷真是让咱这镜花小楼霎时间蓬荜生辉哪。你想找什么姑娘？娘姨我给你找个最好最美最会伺候人的。”

看来这位就是妈妈桑了。长莲在心中“嗯嗯”点头，果然无论何时夜总会内的人事构造都亘古不变呀。

武寻上前把妈妈桑和琰轩隔开道：“我们是来找人的。”

“男人们都是来这儿找人的。”妈妈桑做作地掩嘴笑了，“嘻嘻。”

顾忌到六皇子盈允的名声，武寻说：“不便多说，让我们进去自个儿找吧。”

“这……咦？”妈妈桑正想说点什么，却注意到琰轩身后探头探脑的长莲，她眉头轻皱，倒像是吃起醋来地对琰轩说，“这位爷，咱们这儿可不欢迎自个儿带姑娘。”

长莲随琰轩离开了军营后，为了方便行动立刻换下了身上华美的裙子，虽然穿上了男装，但也只能远远地糊弄一下路人，只要靠近一看——就现在的她那容貌身形——稍微眼尖就能看出是个纯美少女。

“我是——”长莲正想依照惯例地为自己争辩两句时，麻利的武寻已经掏出一个扎紧的小包沉甸甸地放在了妈妈桑的手中。

妈妈桑接过后也不掂掂就眉开眼笑地塞进了怀里，手绢一扬呼喝众人让出路来，朗声道：“哎哟，随便看，随便找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，有喜欢的姑娘千万别客气。”说罢，她最后朝长莲使个眼色，很是认真地试探，“小妹妹，缺钱花吗？依你这姿色，保不齐就是明天的花魁。”

不等长莲回应，琰轩已在前边轻声怒喝：“还不跟上！”

这一声叫得她像小鸡一样打了个颤，悻悻跟上去。

武寻在前方引路，三人越过一扇扇或敞开或半闭的门，都不见盈允身影，这期间总有姑娘想上前搭话，都被琰轩那张冷面逼退三尺，倒是武寻虽为人正直，却拿浪声柔语的姑娘没有办法，他厉声呵斥反倒被她们笑嘻嘻缠得更紧。

正在武寻被纠缠得寸步难移时，琰轩和长莲都注意到走廊尽头一间小型舞乐厅中人头攒动，很是喧哗，他们迎着乐声走过去。

这娘们很有意思，爷要买下你，带回去好好玩玩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长莲才终于想起这些人的服饰容姿和唐风相像，原来是南国入！

虽然听闻此言，那女子也未有动作，依旧垂首弹奏，但盈允却脸色泛青地要冲过去了，琛轩抢上一步拦在身前，问他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琛轩？你怎么——”盈允见了他很惊讶，但马上沉下脸，又是尴尬又是焦灼地说，“别拦着我，小蝶她……”

“小蝶是谁？那个正在卖艺的妓女？”

“我、我不准，你不要这样说她！”盈允咬着下唇，声线竟有点发颤，他语无伦次地解释起来，“她是不一样的……你让开，那些人故意找她麻烦，小蝶、蝶羽她已经一刻不停地弹唱了整夜。再这样下去……”

话正说着，一声“铛！”的断弦之音刺耳地划破了空气。

原来是琴弦断了，因乐声骤停而一片短暂寂静的空间里，所有人紧张地望向沉默不语的狮男，尤其是在场的姑娘们神色难掩惊慌地观察着他的面上表情，但他却不作反应，只是像蹲守猎物般沉着阴狠地盯着名为蝶羽的女子，他手中酒杯见底，没人敢上前为他斟酒。

长莲关切地看着蝶羽动作优雅地起身，腰肢轻盈地鞠了一躬以清朗动听的娇声道：“这位爷，很抱歉小女这筝太过古旧扫了诸位的雅兴，如果您仍愿赏脸听蝶羽再唱几首——”说着，她转过脸来，对静候在不远处的一双小童女吩咐，“去将我的红木蝶筝取来。”

哇，好漂亮！见了她的容貌，长莲差点叫出声来。

这个蝶羽美得犹像一枚圆润清冷的玉。小而精巧的五官，嫩白透粉的肌肤，身材匀称有致，婷婷而立的站姿如同一束水上荷花，仿佛她走动时裙底下能拖出一道浅绿的水迹来。

武寻这会儿才终于摆脱缠着他“做生意”的姑娘们上得楼来，他边走到长莲身旁边问：“少主呢？”说着他就看到了琛轩正在对面和盈允站在一块儿，他又注意到蝶羽，便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就是她？不愧是镜花楼的花魁，和传说一样，难怪六皇爷为她痴迷了整整三年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长莲差不多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小跑向盈允他们，突兀地问琛轩：“你反对盈允谈恋爱？”

盈允并不知道长莲也在，又吃了一惊。

而琛轩并不准备答理她，只是对盈允说：“跟我回去，我有要事须和你说。”

“那我也得等小蝶她脱了困再走。”

“无理取闹！”

“你不懂，我……”盈允坚定地说，“想娶小蝶做我的妃子。”

堂堂东莲国的皇子要娶个妓女做妃子？琛轩有些恼了，压着声音说：“你这是鬼迷心窍。”



“我——”

舞乐厅中一声喝止中断了他们的对话。

“不麻烦了！”随着中气十足的喝声，南国的那名男子站了起来，大手一挥道，“叫你家娘老子出来，爷现在就买了你回去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盈允哪里还沉得住气，抛下一句“我非她不可！”就从琰轩身边冲了出去。

【七】

蝶羽听了南国人的话，正要回绝，“这位爷……”才刚出口，盈允已经来到她身边，毫不避讳地双手托起她的手道：“很抱歉，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，蝶羽她只卖艺不卖身，她、她是在下的妻子。”

此话一出，全场诧异。

蝶羽蹙眉侧脸看他，意味深长地轻叹，“柳公子……”

长莲和琰轩前后脚地跟了进来。离近了，长莲更看清楚了那男人的长相，他身高体格与东秦相当，站姿挺拔器宇不凡，面容虽不俊美但轮廓突出充满威严气魄，左脸一道从太阳穴直划到下颌骨的刀疤与他的雄将气场十分相配，因为下巴处留着薄薄一层胡须，所以年龄看上去约莫三十来岁，但也可能要更年轻一些。

“她是你的妻子？”那男人先是愣住，而后朗声大笑，“哈哈哈哈！怎么？你们东国男人都让自己的女人出门赚钱养活你们吗？”

面对他的讥讽，盈允不作辩解，低眉顺目地点点头，“是，在下不才。”

那男人继续说：“那好，你开个价！把你女人卖给我，随便开——开个能让你这窝囊废吃够三辈子的钱！”

琰轩再忍受不了外人——尤其是有叛变嫌疑的南国人——在自己的地盘对东莲皇子出言不逊，他二话不说地抽出了佩剑。

见他如此动作，刀疤男身边的下属们纷纷起身，刷刷刷抽出了各自的兵器，顿时对峙起来。

“干什么？我们是来做客的。”刀疤男不悦地冲手下道，“在别人家的地盘剑拔弩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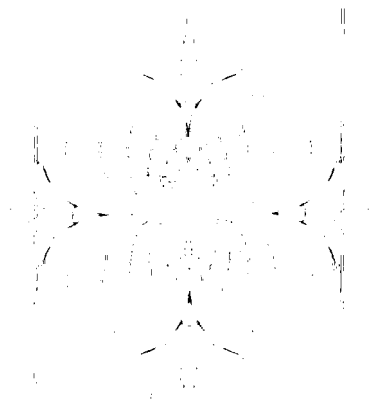
的像什么样子！”于是众人收起兵器，仍是恶狠狠地瞪着琛轩。

注意到他们收刀时整齐划一的动作，琛轩心中起疑，这些人身手不凡，他们的主子不是一般南国人士。

“其实，我这趟来你们东莲，倒是认真打定了主意要带走一个女人，”刀疤男抬起手来，指着蝶羽与盈允等人，语气寻常地说，“这讨喜的小娘们只是顺便而已。我的主要目标——是你们的女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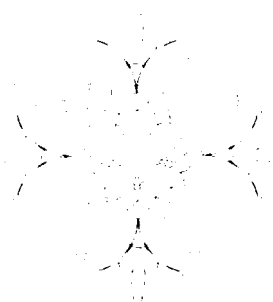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

棘风



我可以见到你有龙之骨、龙之心，它们发出日渐成熟的悸动之音。

索妮厄·嘴甚



【一】

清冷的风中，一小队车马正疾速行驶在蜿蜒的林间道上，因为并非平整的主干道，所以车轮前进得相当颠簸。但是车内端坐的安源却并不在乎般，撩开一侧窗帘，对随同的骑马者问：“还能再快吗？”

“大人，我们走的是小路，已经是最快了。”对方毕恭毕敬地答道，“请大人再歇息一会儿吧，过了前面的小镇就到淶月城了。中途需要停车整顿吗？”

“不用，尽快进城。”安源说罢，放下布帘。

得知琰轩和长莲皆平安的消息，安源就简单将宫内事务交代于其修后，匆匆告辞了得知喜讯而精神大振的父王，带上自己的少量人马火急火燎地出了皇城。

这一路疾驰，安源未曾合眼。

此刻或是因为目的地近在眼前，他后脑轻抵着木墙竟有些犯困了，想到武寻等人应该足以保证琰轩安全，他宽心不少，决定闭目小憩片刻，却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
琰轩自幼在宫中就不曾有交好之人，外人看他言笑不苟，都道他是冷血无心。

“呵。”安源想起琰轩小时候那张生人勿近的臭脸，不禁笑出声来。

他想，他们哪里知道琰轩有多单纯？他的心事分明都写在脸上。的确，他不信任任何人，待人冷血亦无心——但那是与旁人——

“你啊，就是太信我。”

安源常逗琛轩，因他在他面前从不将自己掩藏哪怕分毫，“人心莫测，你怎知道有朝一日我不会背叛你？”

年少的琛轩看向安源，一瞬不瞬，只道两字：“是你。”

忆及此，安源不禁喃喃低语，“是，你以为，全天下的人都可负你，而我绝计不会……”轻叹一声，“你好天真。”

你这般全心全意地信我，又是有何依凭？

你不知道，我曾经五次三番动了杀念，对你。

【二】

安源还记得，自己的母后时常拉着他的手嘱咐：“宫中人事复杂，照顾好琛轩。”——就像是每日的固定课程般，耳提面命、全不厌烦。

与此同时，琛轩的母后则轻拍着儿子的后背指着安源说：“轩儿，在这宫里，只有安源哥哥是你可全心信任的人，记好了。”听了她的话，当时还不完全懂事的琛轩一双澄澈流光的眼眸直直盯着安源，迟疑地点了点头。

年长琛轩三岁的安源从小少年老成，他总是乖巧地应承母后一切交代，这“照顾好兄弟”的说辞在他看来不过是场面话而已，也不真往心里去。但那脾性不怎么讨喜的小鬼却似乎并不懂得这大人的客套，竟日日夜夜跟在自己身后瞎转。

罢了。安源在心底叹口气，小孩子嘛。他全然忘了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。

他转过身，露出与面对众人无异的笑容，问已经跟在他身后路经几道皇城红墙的琛轩：“有事吗？”

谁料那孩子硬生生地反问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安源见他对兄长态度也不礼貌，便不再说话，兀自转身继续向前，琛轩轻呼“我和你一道去！”就跌跌撞撞地追上来。

那时候，安源很喜欢攀上外围城墙，在制高点极目远眺，最近距离地感受城外风光。他想知道，皇城外的尘世是什么模样，皇城外的人们又是什么模样？是否和这苦闷无聊的宫中一模一样？



他的军队已经被南雕北元歼灭了。”

“现在还没有南雕叛变的直接证据，在北元大军压境的当下，我们不能轻易失去盟友。”

“安源，我不回宫了。这趟和你见过了面，安置了长莲，我便没了后患。”琰轩双目笃定，语气不容动摇地说，“我要立刻动身去边疆镇守，前线一日不宁我一日不撤。”

“不可！”安源难得提高音量，他语速极快地说，“你一堂堂东莲太子，未来的皇帝，我怎可能让你去冒险？没了东秦，还有多位骁勇善战的将军在前线死守，毋庸置疑。你须速速同我回宫，我们可以上奏父王要求他派遣更多战将兵力。”

“安源——”

“琰轩！”琰轩还想要争辩，安源脸上骤冷，厉声问他，“记得你答应了我什么？你曾经以你我之命起誓。”

琰轩怔住，眉间冲动之情散去，浑身散了架般长出口气后，正视安源双眼答道：“为了你，我必为王。”

“很好。”安源重又恢复笑容，继续说，“回宫后，我们马上操办你与长莲的婚礼。”

“这么急？”

“为求心安。”

“那口口声声说要夺走女神的南国怎么办？”

安源冷哼道：“无须理会。”他又像是为了让琰轩定心似的补充，“放心，女神是你的，江山也是你的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琰轩不觉低声重复，“江山吗……”

父王不是金口许诺，若真有女神天降来重振我国威风，她所钦点的皇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吗？

安源看着满腹狐疑的琰轩在心中道——

无论女神天神，繁星烈日，这苍天万物，但凡能为你加固皇座的，我必逐之。

【七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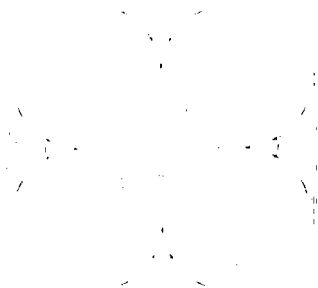
奔波了许久还未好好休息的长莲，在见过安源、盈允后，终于有些安全感了，却也只是沾床浅睡而已，当门外响起脚步声时，她还是警觉地坐了起来。

“你醒着吗？”



第三章

焚花



凡如人海，探而无所求。欲望远苍茫的天边，遍寻伊嫣然。

東隱記·嘯塵

艳福不浅啊。”

“我才不是，”长莲壮着胆子回嘴，“安源他只有一个老婆，是个大美人。”

“哈，”他讪笑一声，“爷知道，那是我妹妹。”

“你，你是——”盈允飞快反应过来对方身份。

“是我，你们东莲人应当都知道宛素儿的大哥是谁吧？但是，知道我与安源之间渊源的人不知能有多少？”他说话间左脸皮肤仿佛因为抽痛而颤动了一下，语气变得阴狠，“他欠爷一件东西，迟早是要还回来的。”

盈允脸色更加惨白，他被身后大汉左右扭着胳膊，声音虽虚弱仍透着皇室尊威地警告：“这儿是东莲，你敢乱来——”

那男人哈哈笑了，语气寻常却又挑衅，“正因为是东莲！”

话音一落，盈允闷声惨呼，原来左边胳膊被南国人以蛮力致其脱臼了。

“柳公子！”蝶羽紧张地扑过去，疼惜无比地将盈允的头抱在怀里，身体微微发颤地对刀疤男求饶，“这位爷，请您不要伤害他。”

“呵，真是情比金坚。小公子，今天算你走运——”随着刀疤男的话，盈允被他的下属粗暴地扔到一边，蝶羽自然跟过去心疼地搂着他检查伤势。

他边说着“你这老婆爷不要了！”边猛地将落单的瘦小长莲轻松地提起甩在肩道上道：“但是这个和安源有关系的小娘们，爷就带走了！”

“什——”长莲眼前景物一颠，她情急之中胡乱晃动四肢叫着，“放下！放下！”

“再吵，”男人侧脸看她，眼底寒光一惊，沉着音说，“杀了你。”

他这一瞥直叫长莲汗毛倒竖，双手急忙捂嘴。

于东莲至关重要的女神怎么能就这么给南国掳去！盈允焦急叫着：“你放下她！”不顾蝶羽呼声和剧痛胳膊，急急追出去，却被对方手下层层阻拦，而那男人又步伐飞快，眼见就下了楼，出了大门。

只见自己就要被人带上不远处的马车，长莲心中冰凉，脑内瞬间过场自己的一千种惨状，她也不顾对方有多可怕了，抓狂地扭动着身体尖叫起来：“你——你放了我！不然，安源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“你果然是和安源有许多关系，只可惜他现在不在这儿。哈——”

男人刚要发笑，只觉得后背有针扎故意，他警觉转身，只见一袭蓝衣撞进视野。



“谁说我不在？”夜色之中，立于不远处的安源优雅地笑着，双手在腰间缓缓摊开，轻声道，“宛烬骋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安源……”宛烬骋见了她，面上肌肉抽动，双眼凶光毕露，说话间牙齿磨得咯咯作响，仿佛要生吞了他，“真是好久不见。”

“安源！安源！”长莲惊喜唤着，扬手不住挥舞，右手上的镯子从袖子里露出来发出晶莹光芒，引得宛烬骋不住瞟了一眼，心中似想到什么，但又将全副精神放在了突然出现的安源身上。

“别来无恙？”安源边说边缓步上前，笑盈盈地指指自己的左脸问，“应该不疼了吧？”

“你——那日若不是你喋喋不休分散我的注意力，怎可能让你得手——”狂怒的宛烬骋吼声震天，“今天老子便要取回欠债，给你里里外外刻个百八十刀！”

他随即伸手在身旁的马车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巨刀，那刀有十岁孩童身长，刀面极宽，刀身上开有三指宽的血槽，刀尖分叉的设计显得极为凶残，在昏暗光线中反着冰凉冷光，看得远远围观的路人们不禁倒吸口气。

见了这样杀气蒸腾的大刀，长莲又愁眉苦脸地双手捂嘴噤声了。

安源见宛烬骋气势汹汹扛着长莲一手提刀地朝自己走来，似乎极有信心能马上把他痛宰，倒也不慌张，因为琰轩阴着脸从他身后出现，直直朝来人走去。

见了她，宛烬骋愣了一下，想起是今晨见过的人，和安源也有关系？见他气宇非凡，必定不是寻常人。他站定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琰轩却不回答，动作流畅地抽出腰间两把佩剑，“放下她，”暗夜中他的双瞳浅光熠熠，好像隐没林中的猎豹，他说，“她是我的女人。”

初见时不知他使双剑，现在见了她双手稳端剑柄的模样，宛烬骋突然想起，传说中的东莲太子左右双手擅同时舞剑，对剑如双生般配合得天衣无缝似水倾泻，出剑动作如滴水穿石般极快难辨，收剑之时必有敌人血珠如血龙般在剑尖轻舞，极为华丽的场面常叫人看得眼花缭乱中就被下一剑轻快开喉——传闻这太子杀人不喜血肉模糊，通常只精准攻击要害部位达到一击毙命。

今日得见本人，宛烬骋不禁亢奋起来，他舔舔干燥嘴唇，因面上疤痕而导致笑面狰狞地自语：“倒试试你是否真如传说中厉害。”

正在双方对峙时，宛烬骋的手下们已经从镜花楼里全数拥出来，见主子和人刀剑相向，

着安源说，“父王他很是信任你，如果你替在下说情，再加上琛轩也点头的话……”

他说得急切，蝶羽很是不忍地打断他，“够了，柳公子，”——她一时间还未改过口来，“不要再说了，你我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小蝶，别……这么说。”盈允苍白的脸上不见一丝血色，他难过地捏住她放在他膝盖上的手。

长莲看不下去，缠着安源要他帮忙。

“我是无妨，最要紧是说服琛轩，”安源朝她眨眨眼，“我想，唯有一人可能说服他。”

“谁？”

面对全无知之明的长莲，安源脸上笑意停住，但还是回答她：“你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！他讨厌我讨厌得不行。”

安源决定再进一步点醒她，“但他绝对不会讨厌他的妃子。”

“你是说我做了他的老婆，他就听我的？”

安源不置可否。

长莲“啊哈哈”干笑两声，伸手拍了拍安源的肩膀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你太不了解他了。”

看来想等长莲开窍还需要许多时间，琛轩有得辛苦了。安源笑着摇了摇头，转身对盈允说：“盈允，你若今夜想留在这儿，我们明日早晨来接你回宫，有许多事要和你一道去面禀父王。”

“不，我——”

“盈允，”安源加重了口气，“东秦死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盈允意识到事态的严重，而自己的不识大体实在有辱皇子身份，他羞惭无言地别过脸，不舍地注视着小蝶，手中仍紧紧抓着对方的手。

“盈允，你别着急，今晚上我回去会努力说服琛轩的。”长莲总忍不住打抱不平，同时也希望能讨好盈允得到他的神之龙器——虽然暂时在洪苑手里吧。她向他保证会竭尽全力摆平琛轩后，就随安源离开了镜花楼。

【三】

没了外人，盈允不再时时刻刻绷紧双肩，他放松下来，对蝶羽说话的语气也更为轻缓，“小蝶，我与你这一别，不知要等上多久才能再见，近来国事纷乱，未来不知如何发展，但是，”他柔情地抬手轻抚她的发丝，任它们在指尖滑落，“我向你发誓，我一定会娶你的，我以天地万物起誓。”



【五】

冬天里虽然有耀眼的明日当头，但却不改寒冷空气，仿佛那太阳只是一轮剪纸贴在云端上作为装饰似的。

琛轩和安源在马车里没等到武寻带来盈允，却是他神情焦急地报告：镜花楼内此时乱成一片，花魁蝶羽不见了踪影，盈允也并不在楼内。

“长莲呢？”琛轩听了第一反应就是怒问武寻，“她也不在？”

他这震怒反应倒像是武寻把长莲藏了起来似的，武寻蒙了一下才抱拳回答：“女神殿下也不在楼内。”

昨夜争吵最后，的确听到长莲闹着要去找盈允，所以琛轩以为她必定是和他在一块儿。听了武寻的话后，他随即跳下马车，大步朝楼里走去，安源不急不缓地跟在后面。

白天并不做营生的楼里果然炸开了锅，所有人聚成一个个的圈议论纷纷，虽有几个姑娘见了俊美的琛轩和安源围上来招呼，但大部分人竟然都对他们视而不见。

“咦，是你们？”见过他们的那胖胖的中年妇女——即是姑娘们嘴里“管事的”娘姨，她黯然神伤地靠过来问，“又来找人？柳盈允公子不在这儿，我们的花魁也丢了。”

安源径直领着琛轩朝他昨夜待过的房间走去，娘姨摇晃着她的大屁股跟在他们身后，嘴巴里不住絮絮叨叨，“哎哟，我的好姑娘蝶羽能上哪儿去呢？这天下虽大，但除了这儿，哪里容得下我们这样的女子哦。”

听她说到“我们这样的女子”时，琛轩禁不住皱了下眉头，但又忍不住想笑，因为他知道如果长莲在这儿，肯定要缩脖子吐舌头地冲他轻声取笑她了。转念一想现在不知长莲身在何处，他脸又沉下来。

进了蝶羽的房间，他们意外地看见里面站着一个男人。对方身形结实但并不高大，有些偏瘦，头发一丝不苟地梳起来，穿一身精致修身的服装，站立背影很有些贵气。他转过身，相貌生得十分清爽利落，双眼充满敌意、嘴角勾着冷笑地瞪着琛轩与安源，他实际上年纪应该比他们要大一点，但那有些自负的表情却使得他的气质介于少年与男人之间。

“咦？”疑惑的娘姨绕过琛轩他们身边，直直走向那男子，挥着手中香气四溢的手绢，嘴巴抹蜜地招呼，“哎哟，这位贵爷，这儿不能随便进来的啦，又没什么好玩的。还请随我去楼下喝些好酒，娘姨给您叫上几个最美的姑娘来，好吧？”

“我想借你这房间与他们说些话，”男子不客气地抬手指了指琛轩和安源，边说着，